

成家之后,妻子十分不解我的饮食习惯——竟然喜欢吃吃汤炖莴苣,喜欢吃盐水菜根。特别是人到中老年,家境日臻富裕,我仍旧习而不改。

记忆中母亲会用肉汤炖莴苣给正在长身体的我吃,在煤球炉上炖出来的滚烫的肉汁莴苣入口即化,在口腔里稀里呼噜几下,不舍得一下子咽下去。相比较而言,母亲那时让我吃得更多的是盐水菜蒲头(我的家乡将菜根称为菜蒲头)。

记忆中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凭票购粮的时期,曾经的法官父亲在老屋前的几亩园林土地上种满了青菜萝卜,经营着老婆孩子一家人的希望。每当隆冬季节,每天一大早母亲都会将一大堆菜蒲头洗得干干净净,晾在竹匾里,晚饭后将略微风干的菜蒲头装入钢精锅(“钢精”,那个时代人们对合金铝的特定称谓)中,用盐水慢慢煮,入味之时恰好是一家人感到肚子有点饥里咕噜“唱戏”之际,一大锅端上桌来,在弥漫着水蒸气的土木结构的老屋里,一家人围着一张斑驳的旧圆桌咀嚼那似酥而不烂的青菜根茎,鲜美之味至今记忆犹新。

印象中,那菜蒲头实在是人间美味,一口咬下去有一种吃百年老店小笼包子的饮食“意境”。有时母亲过年过节也会烧上一碗,当然那是加了作料的,制作方法亦有所不同——青菜梗子去叶晒两天,俟其变软,与五花肉一起烧,煮至将熟而未熟时再放些许豆瓣辣酱收汤。

时过境迁而读了大学且有幸当了老师并成了政协委员,有一次会议后的午餐是一桌素食。与会的一名委员事后问我:“金老师,你专吃那盆便宜的菜蒲头,那金针、木耳、香菇之类你连碰都不碰,你傻啊?”闻之,我不禁哑然失笑。

其实美味是相对而言的。你看那榆钱饭,曾经是穷苦人的救命粮,而眼下居然“登堂入室”于大饭店,成为别有风味的珍馐佳肴。

当下,菜蒲头早已成了南方农家乐的特色菜。比如——“菜蒲头茄子汤”:将菜蒲头、茄子洗净切寸许长,起锅放入清水;然后将菜蒲头、茄子放入,大火煮;煮至菜蒲头、茄子熟加盐,即可出锅。“菜蒲头河虾汤”:用适量的水将菜蒲头(腌制后晒干的)煮沸;待汤汁变深如酱油色,放入河虾,加盐煮熟即可。“菜蒲头蒸河中鲜”:将菜蒲头洗净,热水浸泡2小时左右,然后将菜蒲头切成段;将焯水的虾整齐码盘,摆上菜蒲头,将浸泡菜蒲头的水入锅加热,加盐调味,浇入盘中;上锅蒸6分钟,蒸好后,将小葱切段,撒在上面。“白水菜蒲头”:将菜蒲头去皮洗净晾干,切滚刀;放入锅中,加冷水至略超菜面,煮至以筷子能轻松插穿,加适量的盐、葱花与鸡精即可起锅。

其实,遍观农家乐的菜谱,几乎都是人们青睐的绿色菜。即便“八大菜系”所包含的名菜,诸如,鲁菜“潍坊朝天锅”、浙菜“叫花子鸡”、浙菜与江淮菜特点兼而有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亦然。

美味作为饮食核心,理当重视民族性,并从生活的深层科学追寻“文化”的“根”。《春江晚景》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之于寻常百姓来说,能认识到饮食美味“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相对性,感觉到“生活正在慢慢发生变化”抑或“人生无常亦寻常”的绝对性,这就足够了。

每一朵
都是唯一的一朵
各自举着花蕊
给自己看
给路过的人看
它吐着清香
与蜜蜂耳语
与路过的人群
眉目传情

“小亲!”“快去找一找你嫂子,这阵儿了还不回家吃早饭,当了个志愿者就不要命啦!”

“妈,你总是疼嫂子赛过疼俺,嫂嫂又不是三岁的娃娃,俺不管!”

“死妮子。”母亲说着挪了一下身子,从身边拿起笤帚疙瘩朝小亲扔过去,小亲躲闪着跑出了门。

这时是下午两点多,做核

酸的长蛇队已消失了,社区里一片寂静,只见一个穿着大白防护服的年轻妇女在社区里走来走去,拿着红色的喇叭不断地广播:“没有做核酸的居民,赶快下楼做……”那声音洪亮清脆。不时地,她擦擦额头上的汗珠……

社区大道上传来小亲的呼喊声:“嫂嫂!嫂嫂!”

妇女把手中的喇叭拿下来,

父亲正在小区里闲适地享受夏日的温暖。在邻里们看来,这位老人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么精神、健谈。而于我们一家而言,这一切却恍如隔世。

今年春节前,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准备年货、打扫家。父母年届七旬,但身体健朗,平日帮忙照料孙子,很是辛苦。闲聊间,父亲说他每天早上跑步时都莫名其妙地打嗝。空腹运动,有此现象,是不是胃不舒服?陪父亲就诊于省人民医院,检查过后,医生对我说出“胰腺肿瘤”四个字,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犹如晴天霹雳:“癌中之王”发病隐匿、愈后不良、五年生存率极低……我极力从这些可怕的概念中挣脱出来,听到医生说:“你爸爸检查得早,还有治疗的可能。”一句话,仿佛给溺水的人扔来一个救生圈。我紧紧地抓住它:一定想方设法治好我的父亲。

经过多方咨询,得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上海市胰腺肿瘤研究所所长虞先濬教授团队开展的胰腺癌研究与治疗很有成效,这让我看到了希望。

坐在去往上海的机舱中,我内心五味杂陈,既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又有奔向光明的希望。我按捺住忐忑,告诫自己:我们渴望一切恒常不变,却往往忽略一切无常随时来临。学会面对与接受,这是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如何,我都要把父亲平平安安地带回家。

联系到虞先濬教授团队的魏医生后,她边为我父亲做仔细的检查,边耐心向我们科普胰腺肿瘤的知识,告知可以进行根治性手术,嘱咐我做好父亲的思想工作。她联系了刘教授团队的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程医生和陈医生,程医生为我们安排了住院事宜,并制订了最佳的手术方案。

手术开始了。我心神不安地在病房等待,时间似乎凝固了一般,令人煎熬。数小时后,当我被通知到手术医生与患者家属用于沟通交流的专用房间窗口时,我下意识地将手按在了胸前。

程医生将父亲手术的清除组织给我看,详细讲述了手术过程,刘教授始终站在他身边,手术的关键时刻,刘教授会及时把关。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那一刻,我所有的担心与恐慌烟消云散,满满的是欢心,是庆幸,是感谢。刘教授、程医生、陈医生、魏医生以精湛的医术保全了我父亲的生命质量。

住院的日子正是上海疫情封控时期,沉寂的内外环境与疫情的压力,让远离家乡的父亲与我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又增添了些许不安。刘教授很儒雅,话不多,却句句实在。每天查房时,他与程医生都特别贴心:指标正常,恢复得不错,并安慰我父亲:“有我们在,您的任务就是多吃饭多活动,放下思想包袱,其他的交给我们做。”当我表示感谢时,刘教授说:“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程医生是我父亲的主治医生,自然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程医生年轻干练有风度。他常常对我说的是:“有我呢,不要怕。你的任务是照顾好病人的日常,其余的由我来做。”

给我父亲换药、冲管的专业操作由陈医生完成。他手法娴熟,干脆利落,最大程度地为我父亲减轻了痛苦。

终于把父亲平安带回家了。看到在小区里享受安闲时光的父亲,总不免感慨生活的给予与馈赠,总不免想起远方的医生、护士,想起在上海住院的点点滴滴,内心的暖流和着夏日的温情袅袅升起,汇成不可遏止的祝福飞向上海:感谢您们,让我父亲回归正常生活的人!祝福您们,好人一生平安!



张广闻诗/摄

人物

“剩余的差额怎么办?”张桂梅问道。傈僳汉子还是憨憨地说:“只有这些了,剩下的慢慢凑。”因为害怕花钱,父女俩不敢坐车,两人硬是靠着双腿,一步一步从半夜两点钟,一直走到下午两点钟,才从家里走到学校。看着这对父女如此的情形,张桂梅收下了这三十多元钱,又用自己的钱帮女孩补足了学费。

接下来的情景更让张桂梅吃惊:女孩的行李仅仅是一卷破旧发黑的毛毯,还有几张旧纸壳。这么简陋的行李,怎么生活?张桂梅一下子心软了,她把女孩带到宿舍,把自己的行李给了她。

华坪县民族中学成立的第一个冬天,孩子们便体会到离开父母之后生活的艰辛。他们有的

穿着夏天的塑料鞋子,有的盖着薄薄的单被,每到夜晚,寒风从宿舍的窗口吹进来,他们一个个冷得直发抖。一天,一个傈僳族男孩冻病了,一直在发高烧。张桂梅知道后,马上赶到宿舍,当她看到男孩薄薄的毯子,薄薄的衣服,心里非常难过。于是,她回到自己的宿舍,取来丈夫生前留下的一件毛衣送给了男孩。这件毛衣可是丈夫留下来的不多的纪念啊。张桂梅给男孩穿上毛衣,又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为男孩付了医药费。那一夜,张桂梅一直守着男孩,直到第二天,孩子的家长,一位傈僳族老人从家里赶到医院,张桂梅已经整整守了十个小时,看着满脸憔悴的张桂梅,这个傈僳族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 希望出版社

40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对于很多出生在城市的孩子来说,中学时代大多数是跟父母在一起的,即使是住校,每到周末,也会被父母接回家里,全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地享受一顿美食,享受一家团聚的美好时光。在华坪县民族中学,来自偏远山区的孩子们,跟他们的父母一样,都舍不得往返于学校和山区的车费。

■ 山西教育出版社

40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拱形铁架锈迹斑斑,估计与老乔年龄相仿。街门透着些许沧桑,也与老乔相仿。老乔小跑而来,腰带上的钥匙“哗啦——哗啦——”响。想调侃他几句,又不忍。村西右拐沿田间小路而下,路边庄稼还未收割,对面坡上有鸟起落。沟底地势较为平缓,空地上长着一棵合抱

的杨树,主干顶部分成两杈,好似一张弹弓倒栽地上。问老乔这棵杨树是干吗的,老乔被问愣了,抬头看着树不知如何回答。我笑一笑,是尉迟敬德用来拴马的,马渴了,挣脱缰绳跑到沟底找水喝,就有了马刨泉。老乔一脸认真地看着我,你查过书?我一本正经道,不用查,书是我写的。老乔恍然明白过来,嘿咻笑起来,那笑声有烤土豆的滋味,焦香,绵脆,味厚。

在沁源,隋唐故事到处流传,唐王李世民之外,家喻户晓的还有门神尉迟敬德、夏王窦建德。尉迟敬德征战绵山,人困马乏,饥渴难忍,四处寻水而不得。他信马由缰,跟着踏雪乌骓马走进一道沟里,见断崖下朝阳避风,遂由马儿去寻草吃,自个倚崖

假寐。昏昏沉沉中,听得战马嘶鸣,疑是敌军来袭,睁眼看时,却见踏雪乌骓马奋力刨地,疾如锤鼓,地上突现一坑,碗口大小,泉水喷涌而出,清澈无比。尉迟敬德大喜,当即翻身而起,俯泉狂饮,泉水流淌得愈发欢畅。自此,崖下泉水终年不竭,四季长流,名马刨泉。窦建德曾在王陶安营扎寨,所建土城至今尚存,残垣断壁中碑文、锅瓦依稀可辨。王陶村东行不远,还有个下壁村。下者,夏也,村西后山有窦家堡子,窦建德曾在此居住,村里窦姓男女皆视夏王为先人。距堡子约500米有上马石,石上隐现一只脚印,据传为窦建德踏石留痕处。

这些故事一半来自老邓,一半来自郑曙林。